



我寫蘇東坡

何冀平
人的一生有兩個生日，一個是誕生的日子、一個是真正看清自己的日子，是生、是死，都在於心，就像蘇東坡的書畫詩詞藝術思想的中心：在己體道。

蘇東坡的劇本很難寫，蘇東坡一生活了別人的七世，五色不足但是七彩俱全。唯有看書，看的書與書桌一般高。蘇東坡少年得志，才華橫溢，如一隻五彩鳳凰空出世，一飛沖天。正在少年狷狂之時，被友人嫉妒，小人算計，銀鑄入獄，囚禁死牢。瀕死之時，僥倖虎口逃生，之後屢遭貶降，流放鄉野，蝸居破廟，三餐不繼，衣食無着；不停地削職放逐，從天上掉到地底。離卻繁華笙歌，身處蠻荒之地，無親無友、無屋無錢，無情的打擊，令他憑着不服輸不糾纏、寬恕率真的天性，開懃出一塊心田，種下歡樂的種子。從苦悶絕望中走出來，走向曠達，活出生命的韌性和自在，把憂患孤憤，活成幽默天然，辛酸窮厄，活成率真達觀。

劇本要找出一條路，概括他豐盛的一生。我從蘇東坡因文招禍的烏台詩案開端，一開場，同時出現他的三個夫人，這是不可能的，烏台詩案時原配王弗已經離世，但三個女人是蘇東坡一生情感的寄託，是我劇中的重點，三個都要寫，

讓我們隨着蘇東坡，一起入夢，以夢為馬，不負韶華。



鄧達智

沒有篇幅就把三個女人放在一起，同場出現，從這裏開始，確立了整齣戲以夢境串連的「盜夢空間」。

主題是什麼？「一點浩然氣，千里快哉風」是我最喜歡的蘇東坡的一句詩，早在40年前，就請我的公公程思遠先生寫了，掛在中堂。這一句成了我劇本的中心主題。高山流水，江湖流蕩；疏浚西湖，抗洪排澇，黃河改道；生死榮辱，恩怨相加。回歸本源，悟覺真諦，不是佛教的否定人生，不是儒家的正規人生，不是道家的幻化人生，而是他從心靈識見中，產生的獨特人生觀，宋文化儒、道、釋三家思想，融合出一個元氣淋漓、勃勃生機的生命，一股發自心中的氣勢，無可阻擋。宋風雅韻，詩意書香，燒香點茶，插花掛畫，宋從唐的絢麗艷麗脫穎而出，樸素單純，多純色少雕飾，一碗米，一杯茶，一張琴，一壺酒，一溪雲，抱樸守拙，返璞歸真，猶如蘇東坡本尊。

兩年前的一日，堂前月色清好，劇本寫完了，了卻一筆相約30年的稿債。一台內地與香港主創聯合創作的新版越劇，在西子湖畔蝴蝶劇場，小百花劇團的巢穴展翅起飛。杭州、上海跨首演場場滿座，接下來是蘇州、揚州、南京、香港……

小侄兒剛上小學一年班，雖然不懂中文，一切從頭開始，但以他的聰明伶俐迅速接軌，未算太大問題。大侄子四年

侄兒

有幸跟家中一眾外甥子女、內侄子女關係頗佳。勇弟兒子們誕生時我已回流工作，直至他們幼歲隨父母移居北國，只要從市區小樓住處回鄉，必然帶着他們在村邊未發展成天水圍之前的田野魚塘邊上遊走散步，夜間尋找螢火蟲。他們移民之後，家母亦隨同，幾乎每年必然飛遠路前往探望。

謙侄是父親長男孫，得到祖父母特別疼愛，理所當然。幼歲時非常精靈，跟我亦特別投緣。隔幾年，他弟弟浩侄出生，自小便是個更精靈的小頑皮，同樣得到長輩的寵愛，自此謙侄感受作為長兄的身份，將精靈性格收斂，在弟弟面前漸次沉默，讓浩侄的調皮盡顯。他們祖父母面對兩孫子笑口不停。

移民後勇弟為事業，經常亞洲北美兩邊飛做太空人，謙侄面對弟婦孤身在陌生國度撐起整頭家，雖然祖母隨行協助，艱難曲折數之不盡。雖然小小學生，但常面對母親鬱悵情緒，已曉得收藏沉默，心裏話盡向祖母訴說尋找紓緩。一段時間弟弟工作非常繁忙，弟婦只好帶着兩名兒子又回到香港。弟弟沒打算讓他們入讀國際學校，且說：我們都是村校念書成長，姐弟各人往後都在海外繼續接受教育、工作，似乎都順理成章，對兩名兒子的智商高度肯定。沒上英文學校，就上區內一所新辦、但口碑甚佳的學校。

小侄兒剛上小學一年班，雖然不懂中文，一切從頭開始，但以他的聰明伶俐迅速接軌，未算太大問題。大侄子四年



● 父親抱着長孫前往祭祖，一臉慈祥且驕傲的笑容。

作者供圖

內心黑洞。



小臻

一個國家或一間公司領導人的行事作風和能力，是對其發展的成敗關鍵，都有深遠影響。選對掌權人很重要，領導者有視野、有決策能力，做出正確的決定已是成功一大半，只要一班執行者有足夠的專業技能，就可以令一切謀劃順利落地，反之是注定失敗的命運。

一個領導者是否懂得顧全大局很重要，看看美國總統特朗普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、台灣地區賴清德，他們的行事作風和言論只顧個人的喜好，人民利益因此受到影響，還吹噓自己的決定如何有利人民，其實只是注重眼前利益，實際正在傷害人民。

特朗普為了實現他的「令美國再次強大」的夢，恃有強勢的軍事武器就隨便侵略別國，明目張膽綁架別國的總統，然後強搶資源，要開採別國的石油，同時不時威脅其他小國政府要聽話，一向以世界警察自居的人卻像土匪般霸道，又對格陵蘭、加拿大虎視眈眈，恃強凌弱、「大蝦細」一點不臉紅。連自己國民也看不過眼，上街抗議。你有夢想應該用自己的能力去實踐，而不是靠搶別人的東西。

如果視自己是世界警察，你應該維護世界安全、維護正義，而不是罔顧國際法，做侵略別人國土，綁架別國領導人的事；搶別人的資源，威嚇弱小，恃軍事實力強就隨便動武，因為窮就加關稅。特朗普將管理國家看成管理家族生意，按個人喜好做決策，實在荒謬。最新花招是在社交媒體發文稱，任何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開展商業往來的國家，在與美國進行的任何商業活動中都將被徵收25%的關稅。強逼別人分享財富，缺資源就去掠奪，以為誰大誰惡誰正確，世界似倒退至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時期的歲月。

要知道，那是強盜所為，不是警察，你可能得逞一時，但對美國帶來壞影響，嚴重破壞了世人對美國的信任，也損害了人民的利益，貿易生意做不了如何經濟繁榮？加上互聯網時代有什麼是可以完全禁止？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信任就等於不能合作，國家也一樣，將自己推向孤立境地。為世界帶來的歪風邪氣，這種不光彩的劣跡將永記史冊。

還每每聽到一些崇尚所謂民主選舉地方的人很自豪地說：哪怕選出來的人做得不好也沒問題，自己有權選是最重要，今次做得不合格，下次再選第二個人試試，第二個同樣不才也繼續選第三個……結果不斷輪替、不斷換掌權人，令社會的發展停滯、建設停滯，然後漸漸落後於人。問題在於他們忘記了選舉其實是政黨在競爭，不是個人能力的競爭，如果一些政黨本身有問題，換誰人上場都會有問題。台灣地區、日本就是好例子。



彭慶梅



這兩個星期我在手提電話上瀏覽時，都經常出現一條影片，那是東方衛視的跨年晚會演出片段。片中四名女歌星分別穿上紅白金藍4種顏色的豪華晚裝在舞台上唱歌。觀眾的反應非常熱烈，4位女歌星亦很享受觀眾的掌聲。

當我細心一看，咦，這4人並非歌星，而是香港的電視女演員啊！穿白色晚裝的是鄧萃雯，紅色的是商天娥，金色的是蔡曉儀，藍色的是萬綺雯。說到這裏，大家都知道這個「女團組合」是什麼一回事了，她們就是在亞視電視劇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中飾演主角姚小蝶、蓮茜、金露露和鳳萍的4名女演員。

難怪觀眾們見到她們出現在舞台上時立即歡呼叫喊，因為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這齣電視劇當年風靡內地，緊緊抓着電視觀眾的心。雖然30年過去了，大家仍然對它念念不忘。所以當《我和

三十年後的「春天女團」

童年的小小火爐

兒，火苗也完全息歇了，爐膛裏只剩下紅亮的火炭，這時候的爐火青亮，用來燒烤食物的火候正好。祖母將切好的饅頭片、帶殼的花生、小鹹魚放在鐵籠子上燒烤，經燒烤的饅頭片金黃焦香，酥得掉渣，咬一口饅頭片，便覺外焦裏軟，香噴噴的麥香味。祖母將烤熟的花生分給孩子們，我們剝開花生的外殼，花生米裏着一層紅色的外衣，一捏即碎，一粒花生米入口，酥酥脆脆的，唇齒間便留下了烤花生的餘香。燒烤後的小鹹魚焦黃酥酥，滋滋地冒着魚油，散發出鮮香味兒。我們將小鹹魚捲進餅裏，再搭配着蔬菜湯粥，這樣的飯食既滿足了我們的味蕾，又使我們倍感飽腹。

在那些寒冷的日子裏，有小火爐散發出來的暖意，有祖母的親情呵護，即便入口的食物並不豐盛，但我也倍感飯菜的甜香。夜幕降臨，月掛樹梢，星若銀釘，寒氣襲人，圍爐夜話成了孩子們最嚮往的悠閒時光。小火爐裏的炭火呼啦啦地燃燒着，祖母一邊撥弄着爐火，一邊給我們講故事。祖母的故事總是講不完，手中的活計也多得很，她端出一籃子花生，教孩子們剝花生殼，並分揀出籽粒饱满的花生留作種子，等待來年開春時播種。我們一邊聽故事，一邊剝花生殼，暢想着春回大地時的草長鶯飛，繁花似錦，再沒有寒夜裏的小狗在狂風裏吠叫，我們甩掉了

小火爐不僅用來做飯取暖，它還有一項很實用的功能，用來燒烤食物。祖母有一個用鐵絲圈成的籠子，將鐵籠子覆蓋在火爐口，即可放食物在上面燒烤了。當小火爐裏的炭火不再冒煙時，再靜待一會

紗帽，在田野裏奔跑，將溫暖的太陽擁抱。小火爐可勁地散發着光和熱，逼退了擠進門縫裏的凜冽寒風，照着我們、守護着我們、溫暖着我們的童年冬日。

隨着時光的推移，小火爐退出了我們的日常生活，它被安置在一個角落裏，默默地守候着曾經火熱閃亮的生命，成為一件古老董。當我想起童年的小小火爐，再次尋覓它時，小火爐早已不見了蹤影，它去了哪兒？哪兒是它的最終歸宿？它留在了我兒時寒冷的冬日裏，燃燒着一爐紅彤彤的炭火，溫暖着我的童年寒冬時光，那裏有暖，亦有光。

經濟在發展，時代在進步，我們的生活也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。冬日取暖的器具樣繁多起來，土壤氣、電暖氣、小太陽、空調逐漸進入了我們的冬日生活，為防寒保暖提供了保障。而我，每當嚴冬到來之際，還是會惦記起童年冬日裏的小火爐。如今，儘管時隔多年了，我依然能清晰地憶起兒時的小火爐，憶起圍爐話桑麻的閒適恬淡，彷彿又品嘗到了圍爐燒烤食物的焦香酥脆。原來，兒時冬日裏的那一爐炭火，早已不再是火爐裏燃起的一團普普通通的炭火，而是融入了我的童年故事，點燃我的舊時光記憶的火種。在不經意間，那團火種便閃亮起火花，心頭便似一團火焰燃起來，旺旺的，跳躍着、明亮着，讓我倍感溫暖和舒心。

萬綺雯一直是特別有觀眾緣的演員。即使是「毒舌」的網民，也甚少挑剔和攻擊她。她在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飾演的馬小玲早已是經典角色，大家想起萬綺雯，便立即想起馬小玲，二者早已混為一體。她近年也較少拍劇，所以觀眾這次見到她，自然眼前一亮。相信最能為觀眾帶來驚喜的是飾演金露露的蔡曉儀，因為她多年沒有在公開場合出現，被稱為「娛樂圈失蹤人口」之一。這次東方衛視請到她亮相，讓「春天女團」團圓，實在不簡單。一台表演，令觀眾把30年前的回憶都帶回來，慶幸4名伊人都安好。



叢仁

作者供圖

《人之初》

2025年底到2026年初，內地劇集市場繼續百花齊放，多部作品同期熱播引發觀眾熱議。其中，懸疑劇《人之初》作為騰訊視頻X劇場的重要作品，與《罰罪2》《逍遙》《剝繭》等劇集形成正面競爭格局。

《人之初》由李路執導、陳宇編劇，作者特別喜歡李路的《人民的名義》(2017年)，此現象級反腐劇創下近十年國產劇收視紀錄；《巡回檢察組》(2020年)是檢察題材劇，延續《人民的名義》熱度；《人世間》(2022年)改編自梁曉聲同名小說，獲第28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中國電視劇、最佳導演獎。而《人之初》(2025年)則是一部採用「DNA螺旋上升式」敘事結構，由張若昀、馬思純、王景春、唐嫣主演的懸疑劇，趕及於2025年底12月27日空降播出。

所謂「DNA螺旋上升式」敘事結構是一種創新的影視敘事手法，其核心特徵是將兩條或多條故事線索並行推進，在特定節點交匯融合，形成螺旋上升的敘事軌跡，這種結構往往用於探討複雜的人性、命運、血緣等主題，通過多視角敘事展現問題的多面性。就以《人之初》為例，單數集聚焦張若昀飾演的外



● 《人之初》劇照

作者供圖

一秒回大宋

故人西辭黃鶴樓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江南必遊三大名樓。

唯一不變的是，自古以來，「遷客騷人，多會於此樓台勝景」，孟浩然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劉禹錫、白居易、李商隱、范仲淹等文人，不是來打卡影相，而是登樓賦詩。名樓得名記，名聲才益彰。所以，今夜我也化身「北宋文青」，走進北宋的范仲淹時代，與他來一次隔空對話。

《今上岳陽樓》採用當今流行的行進式沉浸體驗，在岳陽樓景區設立四大劇場，呈現三大詩境，由古裝的演員和我們打成一片，以滕子京重修岳陽樓、邀范仲淹作《岳陽樓記》為主線，讓我們一秒回大的宋。還要觀眾寫兩句，賦詩我沒有這才華，就兩句打油詩湊湊熱鬧。

那時的大宋首都汴京，可是媲美當今紐約東京倫敦加起來的世界中心大都市，《東京夢華錄》和《清明上河圖》描繪其「東風夜放花千樹，寶馬雕車香滿路」。所以，岳陽樓景區外的夜市也是以汴河街命名，復原了青磚青瓦白牆的明清建築，看完表演，再去夜市吃平江香乾、三妹綠豆餅、糖油粑粑。



● 《今上岳陽樓》表演。

作者供圖

● 《人之初》劇照

作者供圖

方面都未盡善美。

以上幾套劇大致已收官，劇集市場繼續競爭激烈，各劇集在題材創

新、敘事結構、製作水準等方面均在尋求突破，也讓觀眾有更豐富的觀劇選擇。